

# 史记

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SHIJIYUGUDAIXIAOSHUOXIQUYANJIU

俞樟华

赖祥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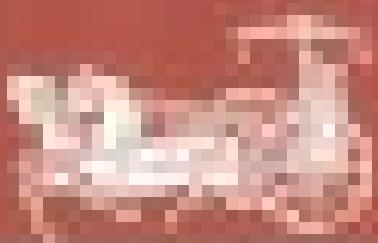
刘永辉○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新嘉坡總理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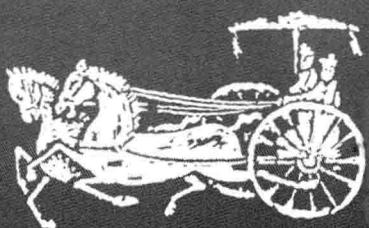


# 史记

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SHIJIYUGUDAIXIAOSHUOXIQUYANJIU

俞樟华 赖祥亮 刘永辉○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俞樟华, 赖祥亮,  
刘永辉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207 - 09944 - 0

I . ①史… II . ①俞… ②赖… ③刘… III . ①《史记》  
—文学研究②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③  
古代戏曲—戏剧研究—中国 IV . ①K204. 2②I207. 41  
③I207. 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2190 号

---

责任编辑：孙国志

装帧设计：孟莹

## 《史记》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俞樟华 赖祥亮 刘永辉 著

---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944 - 0

定 价 38. 00 元

---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 dbw. cn](http://www. dbw. 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课题为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  
学科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  
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





# 目 录

## 上 篇 《史记》与古代长篇小说

绪 论 .....	(3)
第一章 《史记》与明清长篇小说总论 .....	(8)
第一节 关于取材 .....	(8)
一、“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	(8)
二、“《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	(11)
三、“《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 .....	(14)
第二节 关于体例 .....	(18)
一、“《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 .....	(19)
二、“人必立传者，史氏一定之例也” .....	(22)
三、“成全篇之结构……以自附于《春秋》之义” .....	(23)
四、“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	(25)
第三节 关于人物塑造 .....	(28)
一、“一个人便有一样出色处” .....	(29)
二、“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 .....	(31)
三、“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 .....	(34)
四、“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 .....	(37)
第四节 关于叙事 .....	(40)
一、“《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 .....	(40)
二、“直书其事，不加论断，其是非立见者也” .....	(43)

目  
录



三、“《水浒传》文字绝妙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	(45)
四、“天外数峰，略有笔墨”	(48)
<b>第二章 《史记》与明清长篇小说比较</b>	(54)
第一节 《史记》与《三国演义》	(54)
一、《史记》人事被大量引入小说之中	(56)
二、何其相似乃尔的人物	(59)
三、情节故事方面的师承	(63)
第二节 《史记》与《水浒传》	(66)
一、情节方面的影响	(66)
二、体例方面的影响	(69)
三、写人艺术方面的影响	(71)
第三节 《史记》与《金瓶梅》	(77)
第四节 《史记》与《红楼梦》	(82)

## 中 篇 《史记》与古代戏曲

<b>绪 论</b>	(95)
<b>第一章 从《史记》到史记戏</b>	(98)
第一节 《史记》蕴含的戏剧因素及对戏剧的影响	(98)
一、《史记》记载了我国最早的戏剧行为	(99)
二、《史记》记载了我国最早的戏剧形式	(99)
三、《史记》蕴含着丰富的戏剧元素	(100)
四、《史记》对戏剧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100)
第二节 史记戏的发生、发展概说	(105)
一、史记戏的发生溯源	(106)
二、史记戏的发展梳理	(109)
第三节 史记戏研究述评	(111)
一、史记戏文献研究	(112)
二、史记戏研究综述	(113)



<b>第二章 史记戏题材选取与主题建构</b> .....	(117)
第一节 史记戏主题嬗变 .....	(117)
第二节 史记戏形态蜕变 .....	(123)
一、从队舞戏到真戏剧 .....	(125)
二、从元杂剧到明传奇 .....	(127)
三、从戏文到地方戏 .....	(130)
第三节 史记戏功能转移 .....	(132)
<b>第三章 史记戏在本体论视域下的解构</b> .....	(140)
第一节 史记戏叙事特征 .....	(140)
第二节 史记戏审美批评 .....	(144)
第三节 史记戏接受冲突 .....	(149)
<b>第四章 史记学研究的拓展与史记戏研究的深化</b> .....	(156)
第一节 各体文学与史记戏 .....	(156)
第二节 史记戏重构的不足与缺失 .....	(160)
第三节 史记戏的“守成”与“突围” .....	(163)
附 录 史记戏剧目提要 .....	(168)

## 下 篇 《史记》散论

<b>论《史记》中的长句</b> .....	(197)
其一,长句精雕细琢,多少爱憎其中 .....	(198)
其二,长句集中史料,但求突出重点 .....	(199)
其三,长句雅驯之余,亦言难言之事 .....	(202)
其四,长句短句合璧,参差之美天成 .....	(203)
<b>论《史记》中的“对句”</b> .....	(205)
一、对句在人物刻画中起作用 .....	(206)
二、对句在叙事写状中的作用 .....	(207)
三、对句在表情达意中的作用 .....	(209)
四、对句在谋篇布局中的作用 .....	(211)



论毛遂自荐的教育意义 .....	(213)
论张良纳履故事的三重教育意义 .....	(221)
牛运震论《史记》的叙事成就 .....	(230)
一、问答法 .....	(233)
二、追叙法 .....	(235)
三、呼应法、伏笔法 .....	(236)
四、重“眼目” .....	(237)
五、衬托法 .....	(239)
论唐代诗人对《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接受 .....	(241)
一、能骑善射的飞将军 .....	(241)
二、仁爱悛鄙的好上将 .....	(244)
三、命数不偶的失意者 .....	(246)
四、李广与霍去病 .....	(248)
论《伍子胥列传》与《伍员吹箫》对伍子胥故事的不同演绎 .....	(251)
一、不同演绎的原因 .....	(252)
二、不同演绎的表现 .....	(254)
三、结语 .....	(264)
从《史记》到《冻苏秦衣锦还乡》看叙事焦点的转移 .....	(266)
一、叙事焦点的转移 .....	(266)
二、实现叙事焦点转移的手段 .....	(267)
三、叙事焦点的转移导致苏秦形象的改变 .....	(272)
论《史记·淮阴侯列传》与元杂剧《萧何月下追韩信》 .....	(275)
一、情节设置的同中有异 .....	(275)
二、人物形象的异中有同 .....	(277)
三、语言风格的同异并存 .....	(279)
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 .....	(281)
一、题材的选择和主旨的改写 .....	(281)
二、人物形象的改写 .....	(284)
三、情节内容的改写 .....	(287)



论现代舞台上的项羽形象 .....	(290)
一、京剧 .....	(290)
二、淮剧 .....	(291)
三、评剧 .....	(293)
四、话剧 .....	(293)
五、舞剧 .....	(294)
六、影视歌剧 .....	(295)
七、绘画音乐 .....	(296)
<b>参考文献 .....</b>	<b>(298)</b>
<b>后记 .....</b>	<b>(303)</b>

## 上 篇

# 《史记》与古代长篇小说







## 绪 论

孕育生长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古典小说，与异常发达的中国史官文化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是它源出于史官的“纪实”，并与史籍共生共存，直到逐渐分化、独立。因此，中国小说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胎记。

我国典籍最早有关“小说家”的记载，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随后，不断有人对小说来源进行探讨，直到清代，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亦云：“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显然，这里除描述了小说的形态——道听途说、街谈巷语之谈，同时也指出小说家“出于稗官”，即稗官是我国最早的小说家。今天，我们无法肯定稗官皆是史官，但作为小说家，他们发挥的却是史官的功能——纪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史稗原本同源。

其实，关于中国小说的产生，历代文论颇有争议。现今的文学史和小说史多溯源于古代神话传说、先秦诸子中的寓言故事，或者先秦两汉的历史散文。而正式论及小说，则多从魏晋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开始，似乎魏晋六朝是我国小说的发端。事实上，我国小说至迟在汉代即已产生。这不仅在于《汉书·艺文志》列有小说家一类，且《汉志》所列小说已近似现在的小说了；更在于小说创作的实际。

如果说《穆天子传》还只是小说的萌芽的话，那么作为汉代小说代表的《吴越春秋》和同代产生的《越绝书》，则都已是完整而独立的历史小说了。说它们是中国小说的真正滥觞，一点也不为过。特别是《吴越春秋》，它一直被看作“杂史”，《隋书·经籍志》就曾站在正统史家立场，认为《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都是“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并把它们看成是杂史之滥觞。而事实上，这些作品的问世，正反映了小说由史乘分离出来的早期演变过程，表明了史传向小说演化的趋势和流向。恰如《颍水遗编·说史(中)》所云：“正史之流而为杂史



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这种演化的趋向是：“实”渐淡化，“虚”渐强化；史著性质逐渐弱化，小说特点逐渐强化。《吴越春秋》采取的仍是编年体例，文字以演述史事为主，杂以异事遗闻，虚实参半。故鲁迅称其“虽本史实，并含异闻”<sup>①</sup>。可以说，它是演义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小说之祖。

中国的史官文化不仅发达，还有极强的包容性。说中国早期文化就是史官文化，恐并不过分。故章学诚有“六经皆史”的说法。《新唐书·艺文志序》云：“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历史小说是由史乘分流而来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怪也脱胎于史乘。由于古人把怪异之事当作实有，故而大量记入史书，志怪再从史书中单独分离出来，成为志怪小说，因而志怪小说乃史乘之支流。同时，以《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为代表的历史著作，因其中含有小说的成分，且其艺术描写中又富有可供小说成长借鉴的艺术营养，因而为中国小说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可以说，史乘是中国小说的母胎与温床。

所以，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就是史传性。首先是题材的史传性。因中国小说脱胎于史著，故其题材多具史传性。特别是起源于两汉而兴盛于明清之世的历史演义，既是文学作品，又酷似史著。在由它分化而出的英雄传奇中，历史的、真实的成分逐渐减少和淡化，却依然愿意以史为依托。中国小说“史”的印记太深太重，似乎不依傍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就不能显现其价值，甚至于连志怪者也不例外。从最早的志怪之书《琐语》，到六朝志怪以至于唐人传奇，都喜欢借历史人物敷衍神怪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思想观念的史传性。中国古代小说的作者，大都坚守史家宗旨，以“羽翼信史”为己任。如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三国演义》“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劝读者“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蔡元放 在《东周列国志读法》中，提醒人“读《列国志》，全要把它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因此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总结道：“较佳的历史小说作者都较愿信奉史官，同他们一样对历史持儒家的看法，认为是一种治乱相间周期性的更迭，是一部伟人们从事与变乱、人欲等不时猖獗的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的实录。”其结果，就如鲁迅所云：“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sup>②</sup>因此难免有“史家成见”，而“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干”<sup>③</sup>，所以史著或史官文化对小说思想观念的影响，就表现为儒家思想的统治

① 鲁迅著，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② 鲁迅著，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地位。中国小说中之所以无处不存忠、孝、节、义思想，与历代文人之受史传影响密不可分。

再次，是小说艺术的史传性。史传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史记》的出现，把写人艺术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确立了“以人为纲”的思想。而小说正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任务的文体，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史记》的小说性艺术手法就像巨人的肩膀，从一个较高的起点支撑着历代小说艺术不断地革新，坚实地演进。

随着《史记》的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史记》与中国小说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唐代李肇《国史补》即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也。”《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但是史蕴诗心，其文学成就毫不逊色，这与《史记》呈现出来的小说化倾向是密不可分的。对此，历代学者已达成了共识。汉人扬雄《法言》卷一二《君子篇》指出“子长好奇”；金代学者王若虚在其《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中以正统史家的立场批判道：“迁采摭异闻小说，习陋传疑，无所不有。”这虽是批驳之辞，但却从反面传达出了他对《史记》小说笔法的认识。宋人黄震《黄氏日钞》卷四七《史惑》又说：“今迁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弃，而迁之文足以昭世，遂使里巷不经之说，间亦得为万世不刊之信史。”、“里巷不经之说”本是古人用以贬责小说的套话，可见黄氏认为《史记》在信史中，间或夹杂某些小说。把《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的还有明嘉靖年间人李开先，他在《词谑》一书中说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而金圣叹开创拟史批评方法，在史贵于文的文化价值系统中给小说以相当崇高的地位，也并非凭空乱说，其批评方法的潜在依据正在于：史学也是“小说之祖”的一员。

而近代以来，一些器识卓然的学者也积极探究《史记》和小说的文心相通之处。很多学者甚至主张把《史记》当作小说阅读。郭沫若的《关于“接受文学遗产”》一文说得最明白：“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就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中国小说向来被称为“稗史”、“野史”，说明了史籍诗心，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形态。杨荫深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也认为：“后世的史书不过记载史事而已，他却用他一支扶摇磅礴的笔，写出他涵养丰富的心胸，所以名为叙述史实，实是一部最伟大的创作，不仅可作史书读，实可当作一部小说读。”从这种意义上说，邱炜蔑《客云庐小说话》所谓“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的论断，不能说毫无道理。

在明清时期，《史记》与中国小说的这种联系又被一批小说理论家所用，他们以《史记》作为评点小说的标尺，形成了将古典小说名著与《史记》相比附阐释的基本思想。

首先，明清评点家明确点出古典小说名著叙事方式的源头，是史传文学。



而且由此还引发了围绕历史演义允许不允许虚构的论争。如果志怪小说只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和发轫阶段,那么直到臻于成熟的明代古典长篇小说所体现出的史传色彩,才更充分地展示出与史传文学的血缘关系。天都外臣《水浒传序》云:“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传中警策,往往似之。”和李开先一样,他把作为小说的《水浒传》与作为史传的《史记》之间的关系拉得很近,而其差异则似乎被忽略了。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也分别将《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与《史记》相比附。

其次,明清评点家注重古典小说的整体结构与《史记》纪传体叙事结构相比较。明清评点家将古典小说名著与《史记》相比附的最突出之处,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整体性。他们不仅强调结构内部的“关系”,而且看重结构中不同位置所具有的“功能”。如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中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sup>①</sup>又如毛宗岗说:“《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sup>②</sup>明确地表达了古典小说的整体结构与《史记》纪传体的区别。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也强调这一点,他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sup>③</sup>清代三位杰出的评点家所见如此之同,本身就说明了《史记》影响明清长篇小说程度之深重。

再次,明清评点家们已经不太满足于把其所喜欢的那些小说依附于某部史书,而是纷纷将它们凌驾于正史的泰斗《史记》之上。上段中金圣叹“《水浒》胜似《史记》”的见地,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和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所沿用。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sup>④</sup>张竹坡除了阐明《金瓶梅》与《史记》区别外,还说:“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sup>⑤</sup>毛、张多从结构方式立论,戚蓼生的《石头记序》则多从叙事神韵着眼:“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

<sup>①</sup> 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sup>②</sup>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读三国志法》,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sup>③</sup> 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sup>④</sup>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读三国志法》,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sup>⑤</sup> 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多曲笔。……噫！异矣。其殆稗官中之盲左、腐迂乎？”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它以史学为参照系而论小说，权衡异同，沟通文史，又自有其独到之处。类似的评点话语还有很多。

明清评点家虽然仍未摆脱小说是“正史之余”的观念，但他们确实从明清长篇小说读出了《史记》的文学精神。他们并不一味地以史传的原则和义例去绳法小说，而更关注两者在文学意味方面的一致性。我们不能否认，小说评点中评点者的主观意识是存在的，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小说评点的客观性，那将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因而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其评点，以科学的态度从中拾取智慧之珠。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指出，史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圆通用神”，“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圆通神验的作品包藏智，能鉴古又能预知未来，《史记》正是这样的作品。卡尔·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是人类亿万斯年历史的继承者，本民族亿万年的思想、习惯、经历凝聚在一个人的潜意识中，构成一种心理能量，称之为“种族记忆”<sup>①</sup>。如果说司马迁也是一个继承者，那他就是一个中华民族史学与文学的继承者，在他的“种族记忆”中，凝结着黄帝至西汉近三千年史学与文学之精华；同样，《史记》作为先秦史书的“种族记忆”者，其中更是包容了先秦史学与文学之结晶。同理，其卓越的文学因素，亦会作为一种“种族记忆”，对历代文人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一代人都能从中学到知识，得到启发，得到帮助，去把握未来。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明清长篇小说正是这样的继承者。

<sup>①</sup> 傅延修、夏汉宁：《文艺批评与方法基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